

老屋后的竹林

陈澎湃

老屋建在一个小山坳上，右侧有一片不大不小的竹林，竹林长得郁郁葱葱。

小山坳上本没有竹，一九七二年父亲把房子建在这里后，看到房子右边一片地长满了野草，心想这块地荒着怪可惜的，便和母亲商量在这里种上竹子。

(一)

父亲和母亲从几里外的山冲里挖来几根竹子当种竹，细心栽种，精心培育，不料第三年就长出了几个笋子。

看到这几个可爱笋子，父亲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高兴得不得了，把它们当宝贝一样宠着护着，给它们浇水施肥，怕它们受到伤害，还用竹片帮它们围上罩子加以保护。父亲每天参加劳动回来，不管有多辛苦，总要到那儿转一转，生怕被什么动物伤害了它们，直到这些笋子根根长大成竹。

此后每年，那块地里面都要生出许多又大又嫩的竹笋来。看着这些笋子不久就长成了一颗颗参天大树，父亲心里像吃了蜜糖似的。

平时父亲没事时，总爱到竹林子里转转。仰头望望这棵竹子有多高，伸手量量那棵竹子有多粗。父亲这么做是有他的道理的，因为这片竹林在父亲心里，不仅是我家的风水宝地，还能为我增加一点经济收入，春天的竹笋、秋天的竹竿，都是能卖钱的。

可是有一年，父亲的这个美梦差点破灭。

(二)

那是一九八二年的春天，政策暖人心。政府把田地分到了农民手里，包产到户，自主经营，这本是件大好事，但农民有了田地要自己耕种，家家户户就都养了牛，这样耕牛就多起来了。从此这些放养的牛，也成了农户们头痛的问题。

开始，各家各户还牵着喂养，生怕自家的牛糟蹋了农作物，可时间久了大家觉得这样太费事，为了图个轻松，各家各户每天只把牛赶到牛圈，送到山坳边，就不管它了，让它们各自自归。

牛们自由了，成天混在一起，不久就彼此认识了，熟悉了，成群了，结伴了。无人管束，它们无法无天，肆无忌惮，毁坏菜园，祸害庄稼。

牛们目中无人，只要是它们能吃的，见到什么吃什么，田里的禾苗、园中的蔬菜、山上的竹笋……统统成了它们口中的美味佳肴。

父亲心爱的竹林也不例外。每年新出土的竹笋，不几天就被牛吃光。几年下来，竹林不但没有壮大，反而萎缩了。

为了对付这些家伙，父亲虽然也想了很多办法，用竹竿赶，用爆竹吓，可都无济于事，后来无可奈何只能望牛兴叹，任其肆虐，从此这事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。

直到三年后，父亲的心病才得以消除。

(三)

那年正月的一天，天气晴朗，吃过早饭，我跟着母亲去走亲戚。傍晚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在夕阳下的广阔田野中，长着许多青草，但仔细一看，这些草并不完全一样，它们有的被牛啃掉了上半截，枯萎的，挂在那儿；有的一团一团，长得又高又绿，嫩鲜的，可牛并没有吃它们，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这草和那草不一样，有毒？

带着这些疑问，母亲和我一同来到田里，进行了细致观察。母亲拨开一丛丛没被啃掉的嫩草，惊奇地发现每丛草下面都有一坨牛粪，这些草都是从牛粪里长出来的。其中的秘密终于解开了：原来被牛吃掉的草没沾牛粪，而那些没被吃掉的草都沾了牛粪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对我说：“湃仔，这事我们可以利用一下。”

母亲好聪明！

于是，母亲和我拾来了许多新鲜牛粪，并用粪桶将这些牛粪冲水搅拌均匀，抬放到竹林里的几个地方，母亲还给它取了个独特的名字叫做“防牛药”。

一切就绪，严阵以待。

几场春雨过后，笋芽儿又从土里探出了头。等笋子长得约10公分高，母亲就把准备好的“防牛药”淋在每只刚出土的笋子上。

不几天，牛们来了。像往年一样它们是带着高兴的心情，一窝蜂似地冲进了竹林。对于那些笋子，这次它们并没像以前那样张嘴就啃，而是伸长鼻子，这只嗅嗅，那只闻闻，不甘心地在竹林里转悠了老半天，最后一口没吃地离开了。

一连几个星期，母亲如法炮制，每隔几天就淋一次“防牛药”，一直到笋子长得足够高，牛再也伤害不了了。在母亲的努力下，笋子终于得到了保护。

看到一天天长高的笋子，看到越来越茂盛的竹林，父亲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嘴里还不断地念叨：“这个办法好！这个办法好！”

时光如水流逝，唯有记忆不灭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如今，整个小山坳上都长满了青翠的楠竹。虽然父亲母亲和他们建的老房子都不见了，但他们亲手栽种的竹子正如父母所愿茁壮成长……

铁算盘

易耀林

夹鱼。家里六个子女中，小的不懂事又想吃鱼，有时实在忍不住，就朝鱼碗夹一筷子。铁算盘就会用筷子在桌上重重敲几下，大声训斥：“这鱼要留一个正月，再好吃就饿你一天！”

那天，出奇的冷，铁算盘一家没有出门拜年。“咚——咚！”传来不紧不慢的敲门声。可能是讨米的，好可怜！铁算盘习惯性地起身去开门。门口缩着一个老妇人，脸色菜黄，声音微弱，细如蚊声：“行行好，我肚子饿，讨碗饭吃。”铁算盘搀扶着她进屋，坐在火炉旁，盛了一碗红薯饭给她吃。老人姓谭，年纪大了，脚因类风湿病越来越痛，她是投奔侄儿来的，侄儿叫谭建。

谭建不就是茂田李支书家的上门金龟婿吗？据说上面有人，买啥都有指标，没几年就盖了六间土坯瓦房，是全大队最好的房子。

铁算盘安插谭婆婆在家里好生歇着，他让大儿子叫谭建过来接远房亲戚。不一会儿，大儿子回来了，捎来了口信，李家人不认识谭婆婆。谭婆婆气得破口大骂，骂祖宗十八代，骂侄儿良心被狗吃了，从屋里骂到屋外，惊动了许多人来看热闹。可能是李家人怕面子挂不住，最后谭建老婆拿了一小袋米现身了，塞给青筋突起的谭婆婆，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“各人有各人的屋，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”话刚说完就匆匆离开了。

“哎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哟！散了啊！”李秀才阴阳怪气补一句，生怕李家被外人抓到不孝的辫子，企图哄散土坪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。

“造孽啊！我一个老婆子逃荒投奔侄儿，他不

理我啦！想当年，你家落魄时……”谭婆婆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把当年接济谭建家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翻了个底朝天。

看热闹的人见谭建一家没有再露面，就慢慢散去了，铁算盘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第二天，村里人本以为谭婆婆会走，谁知铁算盘没有让她走，还对谭婆婆说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娘。旁人唆使他掂着算盘上门——找谭建算账。他淡然一笑说，我不打这样的算盘。

铁算盘的老婆说，我们家这么穷，还收留这样一个老人，我们要增加多大负担，你打过算盘吗？

铁算盘说，帮助一个可怜的老人，不需要打算盘。

几个娃睡觉挤一挤，一张床腾出来了，娘终于有了安身之处。

娘的脚越来越痛了，铁算盘在自家竹林里砍下一根竹子，做了略显简陋的拐杖给娘。娘对这根竹拐杖喜爱有加，常常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，向别人炫耀说是儿子做的。

场面很有趣，有起得有点尴尬——一人大呼小叫吃狗肉火锅，唯独我一个人吃蔬菜，很难让人不相信我在作秀。

不吃狗肉，但不能不喝酒，但我只能农家蔬菜下酒。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最奇怪的一次小聚会，大家喝着一样的酒，吃着不一样的菜，泾渭分明。他们在享受狗肉的色香味，而我恍惚间像局外人，脑子里只是胡思乱想。一下子想起大街小巷的流浪狗，一下子想到桌上这条可怜的看着家狗，一下子又想起我家养的边牧……以至于，我忘记了喝的是什么酒、吃的什么菜、味道怎么样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吃完了。一群人除我以外吃得嘴边流油，大呼过瘾。然后请客的再三向我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没有让你吃好……”，我也再三解释：“让你为难了……”

万物皆有灵，但愿从此以后，更多人和我一样不再吃狗肉了。

小小说

陈公兆龙有一把古色古香的牛角算盘，是他的祖辈经商留下来的。棕褐色框子，上有裂纹。拨打时，牛角金黄色珠子相互撞击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有次大队算数，他和另外三个人同时开始，只见他双手打算盘，噼里啪啦之间，早把结果打出来了，而且不差一分一厘。他抽了一袋烟，那两人才勉强算完。于是，大家叫他铁算盘。

在茂田，姓李的是大姓，几十户人家都有沾亲带故的亲戚关系，大队上的干部一般都是李家人。姓李的说话板上钉钉，走路腰板笔直的。姓陈的只有四户人家，香火不旺又是外姓，自然讲话有人信，吃酒有人敬。因此，在生产队当会计这种好差事，轮不到读过私塾的铁算盘。

在茂田，说铁算盘脾气好数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；说铁算盘文化排第二把交椅，没人敢说第一；说铁算盘家里穷排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。他老婆生了六个娃，三个带把的。生活这个算盘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他老是复不了盘。偶尔高兴的时候，铁算盘才从红漆木箱里，拿出那把牛角算盘，打一盘九九归一，解一解心中的郁闷，希望生活有新的起色。

一晃十年，子女相继长大了，铁算盘的裤腰带勒得更紧了。

正月来了客，桌上一定要有鱼，意思是年年有余，寄托希望，图个吉利。铁算盘家八个人吃饭，一年难得吃一次鱼。叫花子拨算盘——穷有穷的打算，没有鱼，又要一点面子，那就端上一碗木鱼。木刻的，放在碗里，盖上辣椒、豆豉等佐料，像蒸鱼一样。不过，客人心知肚明，不会伸筷子

随笔

又有人请客，吃狗肉火锅。

据说狗还是自己家养的，味道地道得不能再地道。一句话，好像这场狗肉火锅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，错过了你就会后悔一辈子。

请客的是高中同学的兄弟，半路成家，老来得子，把这点骨血，宠物般宠着。请过几次客，我不太想去，但拒绝不了。理由很简单，他宝贝儿子上高中了，他找到我的高中同学，帮他儿子找到让他放心的班主任和放心的班级。一次又一次打电话，一次又一次请客。我婉言谢绝，他就把我高中同学拖出来，我没辙了。

不是我“摆翘”，但我不去，他们会说我“摆翘”。再说了，读书靠孩子自己发狠，再厉害的老师也不可能“包着西瓜出黑子”。人家要请也没办法，我只能去。

这一次，请客的和高中同学在电话里轮番轰炸：一定要来，有狗肉火锅，还是自家养的狗……不说狗肉火锅还好，一说，更不想去了。我养狗，对狗肉馆讨厌得要死，不止讨厌，简直恨得牙痒痒，恨不得像大唐游侠重出江湖行侠仗义，一个个端了那些杀狗不眨眼的狗肉馆，还狗肉们一个没有杀戮的江湖。那些家伙没人性，良心让狗吃了，明目张胆买卖狗，宰杀狗；最要命的，居然还吃自己家养的狗。狗为你守家护院那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至死都没想到自己的主人会来这一手——吃它的肉做出来的火锅……

电话催得紧，不得不去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狗肉火锅

贺有德

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朋友，他们对狗肉火锅爱得不得了。狗肉火锅还没上桌，他们就在大谈狗肉火锅了，似乎闻到了狗肉香，再不上桌就要流哈喇子了。听着他们侃侃大山，眉飞色舞，唾沫横飞，我心里却在想着这只苦命的狗是怎样被杀、怎样被炖的……狗没想到飞来横祸，过分相信主人，结果乖乖上钩；狗知道上当时拼了狗命反抗，可惜为时已晚，死得壮烈，死得悲惨；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的，只想看狗肉的美味……

狗肉火锅端上来了，满满的两大盆。除我之外，都兴奋得不行，不由分说抄起筷子就开吃，边大口狂吃边赞不绝口。气氛相当热烈，我没想到狗肉火锅能带来这样的狂欢。

桌面上热气腾腾，火锅盆里却似乎杀气腾腾，火锅汤在沸腾，“咕隆咕隆”，是在唱歌还是在抗议？

“一起吃啊——真不吃啊？”吃货们望着我傻乎乎地发呆，你一句我一句吆喝，此起彼伏，带着杀伤力扑面而来。如果不是吃狗肉火锅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加入战斗；可此时此刻，望着两大盆“色香味俱全”的狗肉火锅，我完全没有食欲……

催得急了，我蹦出一句：“我不吃，你们吃。”

吃货们满脸疑惑。“真的不吃？”

我解释：“养狗之后，我就不吃狗肉了。”

我自己都能感觉，狗肉火锅面前，他们是一团火，我是一块冰。

这一下，请客的犯难了。喊来服务员，看着我：“再加几个菜？”我说“随便”。随便其实

03

株洲日报

文苑

2024年7月14日
星期日
责任编辑:朱 洁
美术编辑:言 岚
校 对:马晴春

茶油润乡愁

木易

民以食为天。主灶者我，进厨房，热锅，放油，放食材，握锅铲，叮叮当当，在锅里翻炒地翻炒，食品熟了，朋友品尝。“哇！好鲜美！这菜里放的啥子油？香也！”我微笑回答：“是茶籽油。”茶油是一种食用油，取自于油茶树结的茶籽果，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出的油。它不含苯酸、胆固醇、黄曲霉素等对人体有害物质，是纯天然的食用植物油！润滑口腔，营养丰富，具有护肤养肤，抗衰老等功效。烹饪虾、泥鳅、鱼之肉类产品，可去腥，增香。

如今说起茶籽油，瞬间就能唤起我儿时的记忆。在乡下，大多数家庭有自己的青山土地，种植有茶籽茶树，一行行茶籽茶树，在阳光雨露下飞快成长，三至五年就开始结少量茶籽，收获茶籽果，能增加一些经济收入。

我家屋后，山坡上也有几十棵茶籽树，绿叶茂枝，满树茶果。每年霜降前后，茶籽果成熟，是收获的黄金时期。阳光普照茶山，不冷不热，家庭主妇们穿上土布围裙，围裙四边角，在肩上打个活结，主妇们伫立在茶树跟前，将摘下的茶籽果，装入布袋。一会儿工夫，就收获很多茶籽果。而男人们晚上要守未摘完的茶籽，因为有人趁黑夜进山偷茶籽。守了一晚上的男主人，次日忘了疲劳，依然一筐筐地将挑摘下的茶籽往家送。

捡收完茶籽后，下一步就要剥茶籽壳。

晚上，在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的照耀下，老少齐上阵，围坐着剥茶籽壳。茶籽果壳没晒透，剥起来很吃力，手指头微微感到痛。而晒透的茶籽果，果壳呈现开口形状，手指头一掰，外壳便掉落，露出黑色茶籽。家人们不停地剥，也不知道到了几点，剥出了好几盒茶籽。煤油灯下剥茶籽壳的家人，说说笑笑，其乐融融，腹中饥饿了，主妇会进灶屋，点火把锅烧热，下几碗面条打牙祭，提精神，然后再继续剥茶籽壳……我却双眼打架，困得很。大人见我这般精神，便发话：“妹子，房里困觉去……”

待我醒来，大人一夜未眠，仍旧在堂屋里剥茶籽壳！晒谷坪晒的几箩筐茶籽果，经过人们几夜奋战，终于剥完了。

父亲挑着光亮黑色的茶籽，步行几里路，专门去榨油坊。碾茶籽是榨茶油的头一道工序，将经过挑选的茶籽放入碾盘，利用水车转轮，带动齿轮旋转，把茶籽碾碎，然后再蒸、榨油、过滤……总之，多道工序，才能做成精制茶籽油。在我们乡下，茶籽油是上等油！是送亲戚朋友的最佳礼品，送的人体面，收的人也高兴。

茶籽油做成了，剩下的茶渣可做成茶饼。孩时的我，母亲常用茶饼泡茶，给我洗头，去菌、去油腻，令头发光滑、柔顺。茶籽油油饼在热水中，洗碗筷，去油污也好。茶籽油油饼洗衣服、毛巾也行。因为茶籽油油饼中，含有丰富的皂素、粗蛋白和氨基酸。茶籽油是宝，茶油油饼也是乡下人日用生活之宝。

茶油润乡愁，回味无穷……

诗歌

盛夏

(外一首)

李继红

少年一贯爱挑战
在炙烤中助力柔和
要繁茂，要强大，要昂扬
要用响亮干脆的嗓音
去打破闷热的蒸腾
要当挺立的植物
而非弱小的草木
会为了成为一颗果实
而直面干渴与暴晒

夏天的雨

怕惊扰了一朵花
诉说得很慢
吟唱得很轻
在小城，时光也可以
如此被抚慰

要按自己的想法来
急躁地投向大地
直白地表达
从城那边赶来，内心
也可以如此疯狂

它是一个玩劣的孩子
渴盼它，它的热情只有一小会
想拦住它，它又偏要大展拳脚